



旗手

PDG

目 录

进村.....	李 准 (1)
旗手.....	南 丁 (12)
“状元”搬妻.....	段荃法 (25)
接班人.....	尙兰芳 (34)
山中之王.....	乔典运 (48)
打雁.....	周西海 (58)
对象乱.....	张灵固 (69)
杏花雨.....	段荃法 (84)
快嘴嫂子和新邻居.....	孟昭福 (98)
编个新段子.....	刘 浏 (105)
一条米袋子.....	余 凤 (111)

进村

李 准

初夏四月天气，日长得像个小年。已经是下午七八点钟了，天空还是蓝湛湛的，明里透亮。只有家家房顶上的缕缕炊烟，树梢头的一抹晚霞，给村子里添上一层薄暮颜色。

杨青山大伯今天晚饭吃得早，他满身是劲地在扫着院子。因为县里老郭同志昨天进村来了，今个黑儿要在他家先开一个小型贫农座谈会；院子里砖头瓦块得打扫一下。

他嘩嘩地扫着院子，把几个老母鸡赶得上了架，把一堆老陈土扫到墙角去。看见这一堆老陈土，他想起老郭同志昨天到他家时那个情景，心里痛快得像喝了两碗老甜酒。

老郭同志昨天是由支部书记本立领着住到他家的。老郭对这个村并不陌生，土改时候在这儿住过，办互助组初级社那几年也不断来。后来听说他调到另一个区，当了区委书记，杨青山也调到水库大坝上看守水坝，两个人这几年见面少了，不过老杨心里却常想着他。

老郭来到杨大伯家时，杨大伯正在饮牛。老郭进了大门，并不同他握手，只亲热地喊着：“大伯杨，还认识不认识了！”因为杨大伯个子高，为人又正直，老郭往常总叫他“大伯杨”，却不叫杨大伯。

楊大伯聽到這個熟悉的声音，壓下眉頭一看，他說了聲：
“嘿！你小子！……我只當我們村里這幾年拴了老虎了！”

“老虎倒沒有拴，可你家門檻換高了！”

“只要你來住，我明天就把它砍掉！”

“不用砍掉，我這次來就會把它踩平。”

“那好，”楊大伯又狡黠地搗着老郭的額頭說着，“好記性啊！”老郭却問：“水庫上回來後，在村里沒擔任什麼工作？”楊大伯笑着說：“老陳土了，不中用了。”

“老陳土掃起來是好肥料，上到地里勁大養苗。”

“這麼說你是來掃我們這老陳土了？”

老郭說：“吸袋老旱烟，喝喝桑葉茶，睡睡麥秸窩，學學做莊稼。”他們說着像心貼心一樣笑起來。

就那麼些對話，把楊大伯樂得幾乎流下眼淚。像唱戲一樣，他總覺得和老郭同志在一塊，話能說到一塊，一開口就能搭上调。哪怕是多年不見，一談就能接上火。和他在一塊，腦子也靈動了，嘴裡也有話了。他現在掃着院子，想起來昨天晚上那些談話，還覺得心裡興奮，嘴邊習習風生。

打掃罷院子，他又擺好幾個小木凳和幾塊大石頭。看了看天色還沒黑下來，就打算到村里供銷點上去買個手電筒。

說起手電筒來，這几年在农村差不多每家都有，可是楊大伯卻還一輩子沒有用過。倒不是他怕花那幾個錢，他有两宗理由。一宗是印象上的：手電筒才傳到鄉里時，解放前多是地主少爺和保丁狗腿們玩的物件。平常夜里看戲玩會，他們往婦女們的臉上亂照亂晃。楊大伯那時候是窮佃戶，看見這手電筒就生氣，發恨。另一宗理由是從實用上講的。他說：月明天下不着；月黑天和有泥濘時，走路只要懂得“白水黑泥

紫花路”，决跳不了水，踏不了泥。

可是今天楊大伯却要去买一个手电筒，理由很简单：要开会！要开很重要的会，要开自己阶级弟兄的会。有个手电筒，可以帮助他夜里叫人。另外，他还觉得这电筒很像一面照妖镜，拿在手里，就像多了只眼睛。

出了大门朝东走，村街上闹哄哄的正是下工时候。牛卸犁了，羊进圈了，一头驴子打着滚儿站起来，淘气地赶着一群回家的鸭子；小河边响着清脆的捶衣服声音，妇女们抓紧晚饭前这一点时间，洗着汗渍的衣服。

夜雾上来了，露水也渐渐浓了。村街上的高槐大柳，在晚风里竖起了枝条上的叶子。家家短墙边的葵花，又悄悄地放出一片嫩叶。石榴花已经咧开嘴，站在院子里，像一树红色的火焰。

楊大伯在街上走着看着，觉得一切都是这么有生气，有条理。连他平常最看不顺眼的南拐那条斜街，今天也忽然觉得直了许多。就在斜街上，他碰到福来娘。福来娘也是个贫农。她老远就叫着：“他大伯，你上哪儿呀？”

“买个手电筒。”

“七老八十了，还玩这时兴东西。”

“怕你眼花了，给你照个明儿！”他们走近时，福来娘才小声关心地问：“今个黑咱就开会？”楊大伯说：“哎，就在我家院子里。还是土改时的老规矩，听我把挂在大枣树上的车轱辘撞三声，你们就去。”福来娘说：“我就惦记着老郭，怕人家饭吃不好，我给他煮了几个鸡蛋。如今不是从前那么困难了。”楊大伯说：“你趁早别拿去，我早上给他煮了几个鸡蛋，结果让我一个人完成任务，他还是吃他的家

常飯。”兩人正說着，却聽見楊六在隊里麻地里趕豬的聲音。楊六是個大中農，平常最會使奸耍滑，損公利己，這一會兒却在趕豬護隊里莊稼。他故意扔着石子，喊叫着，躁着腳，好像有几百個豬在麻地里一樣。聲音傳過來，福來娘不由得撇了撇嘴。

楊六却走过來了，他認真地對楊大伯說：“青山哥，明天得向隊里提個建議：這豬都得要上圈。要不這小麻苗剛出來，它一嘴咬一棵，隊里將來收什麼！”楊大伯說：“好嘛，你向隊里提一提，這是好事。”福來娘却接過來說：

“我怎麼每天老見你們家那兩個大白豬去麻地里！”楊六臉紅了，兩撇濃黑胡子動了幾動沒答出話來。楊大伯却笑着說：“那你就先向你家里說說，把你的豬先上圈。”楊六這時來了個趁台階下馬，說：“對！……對！……我一定要向家里說說。”說着紅着臉走了。

楊六走開，楊大伯笑着對福來娘說：“行，你還有土改時那份精神！”福來娘笑着說：“我就看不慣他這裝積極顯好心！因為他那兩個豬糟蹋隊里莊稼，我跟他女人吵了好幾回嘴哩！前些天見我們說話，還是把鼻孔朝着天，這兩天見人賣面子，誰信他！”

楊大伯安慰她說：“別着急，他就是賣面子也有用處。作事情要有個板眼，會一開就靈啦！”他說着眯着眼睛笑了笑走了。

出來南拐，却聽見後邊一個人在叫着：“楊大伯，楊大伯，你看我安這鋤把行不行？”老头兒回頭一看，却是胡順來。胡順來有三十來歲年紀，有個外號叫“新三天”。因為他這人既邋遢又懶，一件新衣裳穿到身上，只能新三天。一

双新鞋子穿到他脚上，后鞋帮只能立三天，就得踩在脚后跟下。办什么事情也是这样，只新鲜三天；今天学补胶皮鞋，明天学修理电灯、钢笔，过不了几天，又要学杀猪宰羊。弄得买的各样家什不少，一件事情没干成，还塌了一屁股债。

他平常碰见杨大伯，总是溜溜地走，来个井水不犯河水，今天却这样热情地打着招呼，老头儿知道其中必有缘故。

杨大伯拐回来，见他正在锄头上安着一根新锄把。顺来把锄递给他，说：“你看我安这根把子行不行？”杨大伯接过锄来，挤着一只眼看了看，说：“行。怎么，明天打算拿到集上卖钱去？”老头儿故意逗他。

“哪里！哪里！”顺来像被针扎了一下似地赶忙说，“我以后要好好劳动哩，哪儿都不去了；从明天起。”

杨大伯笑着说：“敢情是到大后天止。”

“嘿！大伯，你怎么光揭我的短处。”

“你的长处不少，把谷子当成狗尾巴草！”

“噢，大伯，过去的事甭提啦，反正以后我是非靠劳动吃饭不行。哪怕外边它有个金娃娃我也不去抱了！要不我给你起个誓！……”他说着要赌咒。杨大伯批评他说：“算了！算了！你这发个誓和喝凉水一样，我也不信这一套。我只对你说一点：立到这儿四五尺高个汉子，到麦罢要吃救济粮可有点烧嘴啊。这人能撑死饿死，劳动累不死。不能这山看着那山高，光想吃天上掉下来的烧饼，这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！你真要改邪归正参加队里劳动，这很好，我教你。不过咱们得订个规矩。”

“啥规矩？”顺来摸着后脑勺担心地问。

“把你編到我那个組里，咱們两个一块干。你別害怕，我这个老头子决不叫累着你。可是你得有事沒事常在場，不能三天打魚，两天晒网，像个沒尾巴的风箏一样，还得去公社广播站上喊你，那我可当不了你这師傅。”

“我有事向你請假。”順来打着保証。

楊大伯叹息着說：“嗨！不能光听你嘴說哩，我还要看你說这話能不能兌現。你呀，吃亏你爹从小待你太娇了。可你爹人家是个劳动人。晚两天有空兒，我要向你讲讲你爹活着时候，在煤窑上下窑受的那份兒苦。你現在跟着楊新有他們乱跑钻空子，那是地主富农分子，过去都是坑害你爹的人呀！”

楊大伯这几句話說得順来低头不語，他又叹口气說：

“浪子回头餓死狗，只要現在真觉悟还不晚。快三十岁的人了，連个媳妇也沒找上。人家誰跟你哩！在咱这新社会好逸恶劳的思想就是剝削階級思想！”他又瞟着順来的两只脚說：“看你那两只鞋，常言說：‘看看人的脚后跟，知道品德两三分’！”他說着，順来急忙弯着腰扣上鞋。

老头儿說得兴起，本来还想再教訓他几句，却見小園、保森、留根几个在向他招手。因为这几个人都是貧农下中农，看样子他們像有什么要紧事，楊大伯急忙走了过去。

“老郭同志呢？”小園、保森一齐問。

“去地里和队长一块劳动了。什么事？”

小園說：“有个情况，我們先向你反映一下。楊新有回来两天了。听說这一回他偷着去河北販运了秦椒，沒弄得利上。刚才还在河边罵人。”

听說楊新有这个地主分子还在猖狂活动，楊大伯觉得心

里一股怒火往上冲。他遏制着自己問：

“他怎么罵？”

保森說：“他是指鸡罵狗的罵。我們从地里回来去捉魚，他抱着膀子故意叹着气仰着脸說：‘这魚有啥罪，不过它身上有点肉；这人有啥罪，也不过他賺有几个錢！日他娘錢我早吃光了，他們瞎起五更瞎撒网！’”

楊大伯說：“你們怎么說的？”

小国說：“我們还在捉魚；我們說：‘你这魚再滑，跑不了你，钻在石头縫里也要把你掀出来。’”

楊大伯捋着胡子說：“还行。先別惊动他，高粱秆子一砍狠就出来了！現在別看他說得厉害，他是怯了！想探探口气。都回去吃飯吧，吃罢飯到我家院子里有事。”

楊大伯安慰寬解了一番，几个人高高兴兴地走了。楊大伯就来到供銷点上。供銷点还没有下班，楊大伯叫營業員給他挑了一个手电筒，付了錢，看看暮色漸浓，就赶忙往家走着。

走到丁字街口，一个人一晃从他面前溜过去。他急忙用手电一照，正是那个楊新有！楊新有眼見有人发现了自己，一副长脸立时变短，从嘴上挤出一絲笑紋来。

“来街上轉轉，大叔！”他叫得很亲热。

“我买个手电！”楊大伯看到他眼就紅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說了句什么。

“你們开会多，离不了这东西。”楊新有試探着說。

“开会多不多不用你知道！”他又忽然一轉念，說：

“我这是捉老鼠用的。我捉老鼠可不是因为老鼠身上肉多，是它钻空子！盜仓库，又偷又拉，我才捉它哩。社会主义的

牆根要叫它盜空了，就沒有大家活的了。”

楊新有急忙說：“就是，就是！……”說罷從鼻子里笑了一聲，扭頭走了。這時楊大伯發恨地走着想着，倒是又想起來了幾句話，比如說：“你有錢，你這錢是投機賺來的，是來的不明不白。”“今天還想叫貧雇農給你當牛作馬，那是做梦吃星星，永遠沒那一天了！”總之，他又想了許多，可惜剛才都沒拿出來。他又想了想時間還早哩，有我們說話的機會，有我們說話的場合。

回到自家門口，已經暮色蒼茫。楊大伯見街口上陸陸續續過來開會的人，有的吸着旱煙，有的打着手電。院子里已經先進去幾個人了，他聽見老郭在院子裏邊，一面吃着飯，一面和大家說笑着。

他正要進門，忽然門邊一個人拉住他說：“老楊哥，我跟你說句話。”

“你是誰？”老楊警惕地問。可是沒等對方說話，他看見這人頭上戴的舊瓜皮絨帽，身上穿的舊大襟銅鈕扣上衣，他已經認出這是平常愛偷偷摸摸給人家看風水的劉七了。

“我是慎齋。”劉七說着自己的大號。他這人家里是個小中農戶，因為讀過幾天經書，最忌人叫他劉七。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老楊對他說話并不起高腔。

“聽說縣里來了個部長，我想把我的錯誤來檢查一下。”他把“錯誤”兩個字說得很重，但聽起來很生硬。

楊大伯說：“他正開會，你明天來吧。”劉七說：“我也來參加參加這個會，你給我引見引見。”說着就要往里去。楊大伯忙攔着他說：“慢着慢着，這會你不能參加。”劉七說：“我就算個旁聽，讓我檢查檢查，也好叫上邊知道

我要洗手不干了。”楊大伯說：“你別着急，你对他检查也沒有用，有机会了，你向群众检查检查。說說你給人家看风水是怎么騙人的，合八字耽誤了人家多少好婚姻。你要讲清說明，要人家不上你这个当才行。”

刘七說：“我已經写了个悔过书，我給你背背听听！”他說着就念起来：“下課算命看宅院，都是哄人把錢騙。上古时代人巢居，誰請先生把宅看？如今县里盖工厂，也沒請人把宅看，房屋盖的一片明，机器安上隆隆轉。人家照样发大財，人家照样把錢賺！……”刘七背得很順溜，他正要往下背，楊大伯說：“算了吧，你別背了。什么‘上古’‘下古’、‘发财賺錢’！”

刘七說：“我是将古比今呀！这上古时代人都是在树上住的呀。”楊大伯說：“你別弄那滿嘴斯文了，你就說說怎么騙人的。比如县办工厂，这是咱們国家的，是全民所有，你我都有一份，怎么說人家发财！”

刘七說：“这是我笔下之誤。”

楊大伯劝他說：“你說得实际一点。比如說在旧社会，死了人我給人家打墓，你給人家当阴阳先生。棺材放到墓膛里，你装腔作勢說不行，棺材放得不正，压住龙沙了，得往左挪四指。我在下边說：行。哼了一声把棺材一扛，你又一看看，說行了，龙沙出来了！其实我只是做做样子，棺材根本没动，你这不是騙人的！”

刘七被說得理屈，只得說：“那可不。”

楊大伯又說：“另外俺老三，他扛长工卖力气好容易找到个媳妇，你說人家一个人属龙，一个人属虎，命相不对！可是人家咬咬牙，不信你那一套，結婚了。如今三男二女，

两口子过得又香又甜，几十年了，沒吵过一句嘴。这命相不对，生了五个孩子；命相对了，得生一百个！”他説着呵呵地笑起来。刘七説：“你説的在理，这样説群众也懂。”

楊大伯説：“哎，你就找这实际事説。”

刘七説：“那行，我回去再研究研究。”他走了沒几步却又拐回来問：“我要到会上説，群众不会斗我吧？”楊大伯説：“嗨，你检查錯誤嘛，誰斗你来。这也是破除迷信的宣传嘛！”

“对！对！我早就説我要宣传了！”他干笑了两声才放心地走了。

刘七走后，楊大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。他想着虽然和他磨了半天嘴，可是能够帮助一个人，心里总觉得高兴。这时，圓圓的一輪滿月，像銀盆一样，把柔和的清光洒在村街上。村子里开始安靜下来，馬吃着草，牛倒着沫，地里的麦子在暗暗地拔节窜穗，小学生們在街上輕輕地唱着《东方紅》。

楊大伯想着：县里老郭同志是昨天才进的村，今天夜里也不过叫人开第一次貧农根子会。可是，村子里的空气却好像有了变化，一切都显得那么有生气，有希望。就像現在剛熟的櫻桃一样，它是一年中第一道水果，可是这头一道水果就那么紅，那么艳。也像一出好戏的開場，一上来就把人吸引住了。楊大伯又想着：全中国有多少个农村呀，要是每个农村都在这不冷不热的春夜里，讲着革命的道理，提高着阶级觉悟，扎着革命根子，那不就是建設社会主义最牢靠的基础嗎！

他想到这里，渾身是劲，从大門上抽下来一根柿木門

門，跑到枣树下，对着那只挂着的鉄車輪，使劲地“当、当、当”敲起来。他一面敲着，一面嘴里說着：

“誰說我老，誰說我老！”

一九六三年七月

旗 手

南 丁

公社团委书记程志云，今天的心情分外高兴，眼睛分外明亮，在公社大门口蹬上了车子，风快地往南驰去。在细吴家下了车，把车存在细吴家大队部。那个大队的团支书眨眨眼，顽皮地笑了笑，那意思是说：“程书记，你一准又是看望大程湾的老支书去的。”程志云也会意地笑了笑，接着向那个团支书瞪了一眼，那意思是说：“正是如此！你可小心点，不要泄密。”

程志云从细吴家往大程湾走去。细吴家离大程湾八里地，一溜下坡的沙面公路，坐在自行车上，不用蹬就到了。可是，自从一九六一年秋天那次叫老支书克了一顿以后，程志云就从没有人车和一起到过大大程湾，每次回家探望，他都把车子埋伏在细吴家里。

那次被克，这个年轻的团委书记恐怕会记住一辈子的。那时，自行车才买没有多时，还是崭新崭新的。一天，他骑车到大程湾来检查秋收的情况。来到大程湾稻场边，还来不及下车，迎面就来了一行挑草头的社员，有老有少，老支书也满脸冒汗地挑着一担。程志云赶忙下车，叫了声：“爷！”老支书只顾在梯子下面等着上垛子，丝毫没有理会，等下了

垛子后，这老汉正在用汗巾抹脸，耳朵边又响起了一声：

“爷！”老支书向程志云望了望，楞怔了一楞怔，上下打量了打量，然后才故做惊讶地说：“哟，程书记来了！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一只眼睛没有看清。我说刚才眼前一亮一亮的，原来是程书记的車子放光芒呀。”

这几句，已够程志云受用的了。

接着，老支书又故做厉声地喊：

“来人，給书记端茶。給車子存好。”

说完，扛起冲担，屁股一掉，蹬蹬蹬地又往田里走去了。

想不到竟遇上了这一手，程志云感到一阵脸烧脑热，楞怔了一会儿，就从一个社員手里抢过了一条冲担，跟着人們一路，往田里挑草头去了。

在“紅田”歇畔时，老支书感叹地说：“咱大程湾有几家沒有亲人在这块田上流过血？除了那几家地主豪紳，你們大家倒是算算看，誰家的父母兄弟姐妹的血，沒在这块田上流过？这块八斗大的田，可是叫咱大程湾的血染紅的呀。那时，人們抛头颅，洒鮮血，跟着党举起土地革命的紅旗，可不是为了叫咱們把田种成这个样子。”人們跟着老支书的手，往掘得結結实实排得整整齐齐的稻把子看了看，籽饱满大的，收成不坏呀。只有程家德老汉耷拉着脑袋，他知道老支书想说什么。

果然是，老支书接着说：“特别是这块八斗，我們种不好，就更加对不住咱革命的先人。家德，你也不用低脑壳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可是当说的我还是要说，叫青年后生們都听听，有好处嘛。党的政策允許开小片荒，搞点小自由，我当支书的按政策办事，可沒有反对过你，你在八斗丘下边开

了小片荒田，我沒加阻拦吧，可是，你好不該在八斗的田埂下扒了个小窟窿，往你那小片荒田里灌水，窟窿越冲越大，結果天正发干时，叫八斗受了旱，你那小片荒田可灌得美美的，滋潤得很。这种米再香，叫我吃我就吃不下。工分也罰了，你錯也认了，可是，我还得說，咱公社社員是建設社会主义的，脑子里不能开一点自私自利的小窟窿，你以为开一点小窟窿怕什么，不碍事，有誰知这小窟窿可是越冲越大，最后决口了，可就不好收拾。家德，不要怪我当众人的面揭你的短，咱都是从小一起放牛长大的，你想想吧，鬧土地革命那会儿，你怎样中途妥协的……”

程家德老汉把烟袋鍋一撂，霍地立起身来，說話时額头上直冒黄豆大的汗珠：“老支书，还是那句老話，跟你說过了的，我算眞服了你。你向大家說过了，也叫我說两句，去年那会儿，允許开小片荒，我一看，嗨，老支书也在八斗丘上边的山坡上开起荒来，我一想，你支书敢带头，咱社員就敢跟上，就在八斗丘下面开了一片荒田；又一想，你支书放着公事不干，在那开荒，我社員借用公家一点水也不算啥，就偷偷地在八斗的田埂下挖了个小窟窿。后来，我摸到人家老支书开的荒地里去看了看，一看，一不是种豆，二不是撒芝麻，三不是栽紅芋，却是秧的小树秧子，心里捉摸这是干啥，正解不开，一打听，說人家老支书开荒种树秧子，是为了綠化大程湾的荒山野岭……”

老支书打断他說：“算了算了，家德，我批評你，你反倒表揚起我来了，不用說了。”

家德老汉喘了口气，又接上：“不，得說，叫后生仨仨听有好处嘛。那时，我就后悔了三分。还没來及去把那个窟

窿堵起，就决了口子，八斗受旱，八斗减产，全怪我自私自利，我认错认罚。老支书，我当着众人的面，再向你表示态度，那小片荒田的稻谷我不能要，请大家帮帮忙，一起挑到稻场里去上垛。”

老支书笑了：“家德，从土地革命那会儿年轻时，你就吃后悔药，如今胡子一大把了还在吃，你可是吃了一辈子后悔药了呢。”

程家德又低下脑壳，囁囁地说：“那荒田的米，叫我也是咽不下的嘛。”

老支书说：“认错认罚就算了，按党的政策办事，稻谷，队里不能要你的。以后办任啥事，记着大河没水小河干，多为集体打算点就行了，多想着是咱大程湾革命先人们流的血，能对得起他们就行了。”

关于“红田”的故事，程志云从小就听说过，志云的父亲就是在这块田上被反动派屠杀，流完最后一滴血的。虽是听说过，可是每次经人提起，鼻子也要感到发酸。爷爷开荒种树秧子，为了绿化荒山，这事对程志云来说，也不是新闻。可是，老支书做思想工作竟这样结合实际，这样灵活，程志云不由心中暗暗佩服，作为团委书记，他觉得自己又学到了一些什么似的。

那天夜晚，就宿在家里。妻子看他一脸沮丧劲，就猜到了八分，想来又叫老爷子克了顿，也不敢招惹他。老支书吃罢了夜饭，到稻场里转了圈才回来，和程志云对面坐着，爷孙俩半晌都没吱声，老支书在吸小烟，一袋接着一袋，程志云眼睛发直，心里发闷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老支书咳嗽了声，接上说：“云伢，怪不高兴的？”